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九

僖公亦莊公子名申閔公庶兄母成風以惠王十八年卽位凡僖之謚古書多作釐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

補曰疏見閔元年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何休曰僖公者閔公庶兄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邢地補曰疏曰邢滅幷不書入故有救次之文衛亾書入故沒其救次文烝案邢實未滅衛則雖欲救之已不及救疏皆非也次救例俱時不連上正月撰異曰曹師板本左氏作曹伯誤唐石經亦作曹師說文品部引春秋傳次于曲北从品相連讀與聶同段玉裁以爲此左氏經傳之古文後人以其同音易其字如桑蘇之改桑扉救不言次據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不言次言次非救也次止也救赴急之意今方停止故知非救也非救而曰

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錄其本意補曰遂申也成也如其意而申成之故曰救所謂春秋成人之美杜預蘇轍以爲案兵待事卒能救邢是也莊公次郎次成亦有救紀救鄣之意而謂之不能救則直言次不言救不得遂其意也叔孫豹次雍渝亦是不能救晉而先言救後言次者以豹是魯臣臣不可廢君命故先言救爲通君命之辭又與此遂其意者異也是齊侯與稱師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據經書齊師補曰問經文何用見之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小國君將稱君卿將稱人不得稱師言師則是曹伯也曹君不可在師下故知是齊侯補曰前言曹無命大夫此言曹無師明小國無大夫又無師也小國無師者國勢削弱雖本得有一軍之制而當時以爲不成軍也楚之先及諸夷狄亦皆無師者兵衆雖盛而春秋黜之四年傳言楚無大夫明亦無師矣禮伯子男皆一軍說見襄十一年不說宋公者從可知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補曰此猶莊二十八年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救不及事不足稱揚補曰注本公羊非也公羊曰救

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公羊以邢已亡滅故謂之不及事非傳意也傳言不足稱揚者即指言次文言次非救故不足稱揚不謂其無及下城邢純爲美辭此加非救之文而後遂其意明但愈於邶成雍渝不及諸直言救之善與下各自見義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辟狄難夷儀邢地○撰異曰夷公羊作陳案夷陳聲轉義通矢雉尸夷諸字皆訓陳陸淳所見穀梁亦作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發傳者非彼爲遷之者發此正解遷也公羊曰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其地邢復見也若宋人遷宿滅不復見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是向聶北之師當言遂今復列三國者美齊桓存亡國補曰向往也或作鄉其正字作嚮皆同是往之師實非改事何休所謂桓公宿留城之故當言遂言遂則不須重舉三師矣上以不足乎揚變爵稱師此重舉則已揚之故得以美爲義也春秋譏益城雖夷儀楚丘緣陵或遷或封理合得城昔齊去薄姑而遷臨

菑王命城之毛詩傳以爲古者諸侯之居逼監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是其類晉城杞亦是遷國城成周則王者遷都之事也左傳例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 哀姜補曰莊公夫人杜預曰夷魯地注在上年傳范遂遺之公羊以爲齊地

夫人薨不地地故也 補曰變於君也

齊人以歸 補曰齊稱人者既諱之若其以喪歸則從卑者之常文此經各本誤跳在傳夫人薨上今依唐石經十行本移正

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 泰曰齊人實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故使若自行至夷遇疾而薨然後齊人以喪歸也歸在薨前而今在下是加喪之文也經不言以喪歸者以本非以喪歸也傳例曰以者不以者也微旨見矣

其以歸薨之也 以歸然後殺之補曰如傳言則夷爲齊地是歟

楚人伐鄭 補曰疏曰不以州言之者以楚雖荊蠻漸自通於諸夏國轉强大與中國抗衡故不復州舉之何休云稱楚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之使若中國穀梁無交婚之事杜預云荊始改號曰楚與傳亦

不同文燕案李光地曰將有齊桓鷹懲之事不得復舉州其說亦可存也楚皆以稱人爲常不直以國舉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補曰何休曰月者危公會霸者而與邾婁有辨也○撰異曰檉一本作朾公羊作朾徐彥曰朾字左氏作檉亦有作朾字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補曰邾稱師以我之敗之舉其重者與升陘異也凡敗皆稱師燕邾莒頓胡沈許皆有師惟徐狄吳以國舉衛言人楚言爵則變例也疏曰何休云公恐邾人以夫人與齊故敗之未知范意然不○撰異曰偃一本作堰公羊作纓不曰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小國與齊宋異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麗魯地傳例曰獲者不與之辭補曰注引例在宣二年傳○撰異曰麗左氏作酈公羊作犂挐公羊一本作茹莒無大夫補曰明與曹同也舉曹莒則邾滕以下可知昭十四年又言曹莒之異其曰莒挐何也撰非大夫不書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獲者不與

之辭主善以內故不言獲據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不言獲長狄補曰疏曰內不言獲乃是常例至於長狄則異於餘宜書獲以表功而彼文略之由重傷故也此注據以爲證者取不書獲之成文不謂義旨全合文烝案注是疏非也說見敗鹹傳下內不言獲者經例因史例或專是經例歟此唯施於兵獲

惡公子之紿紿欺紿也補曰公子下唐石經初刻有友字

紿者柰何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補曰戰有甲士有步卒

屏左右而相搏補曰屏除搏手搏左傳曰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漢有卞射武戲手搏爲卞角力爲武戲

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補曰刀名見廣雅北齊本或誤作寶力見顏氏家訓

公子友以殺之補曰明此獲乃殺也公羊曰大夫生死皆曰獲

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據得勝也

曰棄師之道也江熙曰經書敗莒師而傳云二人相搏則師不戰何以得敗理自不通也夫王赫斯怒貴在爰整子所慎三戰居其一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鬬潛刃相害以決勝負者哉雖千載之事難明然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此又事之不然傳或失之補

曰棄師之道者言潛刃相給將棄師不用也傳謂戰畢乃相搏耳江熙之疑非也疏曰若季子無輕鬬之事經不應書獲以惡之經傳文符而江熙妄難范引其說非也○春秋記事不記言傳隨事釋其義事之本末皆所不論言之委悉更無從見而自此傳以後則稍稍詳矣公羊晚出掇拾較多左傳事言並記乃是史家之學殆始之體劉知幾所謂左氏漢書二家後來祖述者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二子子般閔公補曰至此始貶者公羊曰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孫復曰孫于邾不貶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孔廣森以爲至此復以小君事之故貶之於此著其罪兼惡臣子文烝案貶不言姜猶言氏者見莊元年注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補曰疏曰夫人於齊桓非是姊姊即是妹姪齊桓討得其罪疏而遠之託言同姓文烝案疏說皆非也姑姊妹姪即是同姓無分親疏也傳引或說以爲爲齊桓諱非桓託言也言討得其罪又非或說意也此於正說後別爲一說謂經所以不言姜者不主於貶夫人而主於爲齊桓諱其義甚明姜本齊姓沒不言則爲諱矣上文齊殺哀姜傳

不論其是非如或曰之意則與左氏公羊同左傳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公羊但言桓公召而縊殺之而漢書鄒陽之言曰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歸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鄒論季子事皆本公羊文則其論殺哀姜事亦必用公羊家舊說而如外戚傳解光言春秋予齊桓何休言不阿親訓正譎爲經權謂齊桓專守正經不能行權譎以免其親是其過也蓋齊魯諸論語家說謂齊桓長於經而短於權晉文長於權而短於經與馬鄭注異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補曰月者別於內城此何休意也楚丘者何衛邑也補曰重發傳者起下也衛都朝歌在河北楚丘則在河南所謂東徙渡河也漕邑亦相近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據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邢國也封衛也閔二年狄滅衛遂滅補曰國於楚丘故言城注當云閔二年狄滅衛傳言封衛以見上入爲滅也衛與邢杞異衛已滅滅

則封之邢杞未滅但遷而城之耳故傳與左傳皆止有封衛之文不言封邢封杞也齊桓存三亡國雖統邢衛杞言之其實邢杞與衛小不同公羊於邢杞亦言已滅亦以爲齊所封此桓諱所謂彌離其本事者矣國語言封邢管子言封邢封杞呂氏春秋言立邢悉不可據

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

補曰劉敞據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序云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以爲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衛必先徙居而後建城市建城市而後營宮室魯人後期以正月會城不得云衛未遷文烝案劉說皆非也詩序雖兼言城市而詩但言作宮室即或城與宮室並作無妨十二月始事正月以後畢功春秋豈必以始事書哉書城既不獨指魯而謂營宮室必在遷後尤臆且固詩序必先言徙居者乃文勢之便劉氏善讀書無容不知也

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

據元年邢遷于夷儀言遷也

不與齊侯專封也

補曰前有入衛文言城又言遷則封衛之事太明疑若與其專封矣孟子述葵丘之命曰無有封而不告雖告王猶爲專

其言城之者專辭也

補曰謂直言城之文此專字與專封之專異專辭猶言內辭諸侯其城之文若魯獨城然戍陳傳曰內辭歸粟于蔡傳亦曰專辭所

以爲專辭者歸粟傳曰義遁也李光地曰古之侯伯有存亡繼絕急病分災攘夷狄安諸夏之義脩而行之是天下之公利也春秋書諸侯事如內辭者四城楚丘戍陳戍鄭虎牢歸粟于蔡是也楚丘不城衛入於狄矣虎牢不戍鄭入於楚矣戍陳粟蔡皆公舉也故皆以公辭在列亦得爲此辭以其是諸侯公義之舉春秋引而近也文烝案穀梁言專辭內辭者謂其辭如此就使魯不之同諸內事故曰義遁也專辭內辭即李氏所謂公辭但所從言之異耳晉城杞城成周扶危定傾故列序其人以著其美此則國已滅而城以封之其美尤大故從其列序則爲變文明較杞與成周彌美也城緣陵不劣專辭例也邢固未滅而城邢之文上有所蒙無庸列序於城杞城成周亦當列序而不序者與城邢以盛衰相對其立文又與此相對也

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補曰王引之曰下不得二字衍文蓋涉上不衍文

雖遁其仁以義而不與也

存衛是桓之仁故通令城楚丘義不可以專封而不得故不言遷衛補曰以專辭書城是遁其仁不書衛遷是斷以義劉敞所謂以小惠評之則桓公爲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得傳旨矣凡專辭皆爲義事故曰義遁既謂之仁則義有未盡故曰以義而不與言各有

嬰子敎字皆作𡢁从𡢁古文𡢁也王引之漢碑作𡢁熙銘

當也陸賈新語引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今檢傳無此文當是後學者說傳此條之語漢書藝文志有穀梁外傳二十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此類蓋出其中歟董仲舒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已別矣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案董生訓義字甚精其外則管子云義者謂各處其宜鄭君周禮注云能斷時宜意同程朱而言尤約也

故曰仁不勝道

仁謂存亾國道謂上下之體補曰傳引古語足上意也注解道字未盡其理荀子曰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然則道者仁義禮之合故仁不勝道抑又論之此道蓋謂聖人之道而專封與否又非所計也夫義所不得與者專封也竊意當日周既衰矣衛既滅矣殷以聖人而爲齊桓亦不遇告王而封之亦必不聽其終滅而在齊桓則謂之專封在聖人則爲道亦論其心而已矣孟子曰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也以摟伐爲罪正猶以專封爲非義然而湯伐葛文王伐崇伐密豈有桀紂之命哉又如伊尹放

大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此論心不論事之明文也傳以專封爲非義又必曰仁不勝道而後其說乃盡孟子以攘伐爲罪他日又必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五霸假之也小補之也而後其說乃盡以論語夫子之言求之管仲之力到今受賜言仁也管仲之器小哉言道也孫綽解器小曰功有餘而德不足是孟子德力之說小補之義也○愚於傳此句思之甚深夫君子之惡惡也有所謂詠意者矣君子之善善也未嘗苛求其心也事善則善之猶曰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夫何以其志爲哉桓公管仲之功著乎天下春秋方通其仁則夫聖人之道固所未暇論耳雖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張敞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程子易傳序亦曰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是故仁不勝道不可不察也讀管子之書質實而詳密伊管同稱亦宜矣而自孟子言之則慮夫王者之道之不行也讀墨子之書閎肆而深奇儒墨同稱亦宜矣而自孟子言之則懼夫孔子之道之不著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夏陽○撰異曰夏左氏作下陸淳曰據上陽下陽俱虢邑都左氏爲是文烝案漢爲

大陽縣夏大同義江永言之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補曰下所謂塞邑虞無師補曰疏曰小國無師傳三發之者並是小國不合言師蓋爲敗而重衆故得言師曹言師者明其是君虞言師者表其先晉以其言師不同各舉備文耳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人不得居師上貴賤之序其先晉何也據小不先大爲主乎滅夏陽也補曰虞主兵也凡小國兵序上者皆是主兵傳於此見例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二國以爲塞邑補曰虢邑接虞者也虞虞仲之後虢虢叔之後西虢國胡安國曰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晉國之門戶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補曰疏引徐邈云舉猶拔也案高誘戰國策注曰舉得也又曰拔也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補曰虞不應不知塞邑之不可滅必不反出兵助晉何得有主兵之文也五年傳曰虞虢之相救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荀息晉大夫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璧補曰乘四馬也公羊曰垂棘之白璧何休曰玉以尚白爲美凌廷堪曰

呂氏春秋曰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是謂晉人聘虞行享禮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也聘禮曰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記曰凡庭實皮馬相閒可也閒猶代也晉地多馬故聘禮享庭實用皮而晉代以馬也文烝案呂氏春秋不言聘凌說似是而非此專爲借道下言小國所以事大國言幣重不便又言不借吾道不敢受吾幣其非享禮明矣借道之事依聘禮文但用束帛許而後受幣故下云然也伐虢必過虞故借道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

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謂璧馬之屬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補曰三蒼云府文書財物藏也虞可并得故言猶外府外廄

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必不使受之也補曰不使受而借

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

達心而愞愞弱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愞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補曰杜預曰親而狎之必輕其言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補曰王引之曰之後二字衍文蓋後人增之不可通此論地之大小非論時之遠近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補曰中知疏謂猶論語中人也呂氏春秋曰義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虞爵非公故荀息不曰虞公公羊則曰虞公貪而好寶矣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補曰此稱虞公者便文也案詩衛風言譚公與齊侯衛侯邢侯並稱即春秋譚子也公羊郳公與鄭伯並稱據國語史伯言郳實子男之國也紀以子而進爲侯而杜預左傳後序引汲冢紀年紀公之顯即傳紀侯之顯也然則小國之君通稱某公凡言虞公虢公者皆同斯例固非其爵爲公亦不因春秋所書矣又國語管子言晉公秦公燕公吳公晏子春秋言齊公魯公是凡諸侯

皆得過稱遂受其幣而借之道補曰如上所述晉之滅夏陽虞實未出兵與公羊同與左傳異杜氏虞實爲之是虞主兵也據傳後序引汲冢紀年正與左同似皆非宮之奇諫曰補曰王念孫曰此諫字衍文蓋因上諫字而衍下云云者退而私論也文烝案弗聽之後無妨復諫辱亾一句左氏公羊皆爲諫辭王說未是語曰脣亾則齒寒其斯之謂與語諺言也補曰范依左氏也公羊以爲記挈其妻子以奔曹補曰宮之奇再諫而奔左傳在後五年再借道時又不云奔何國國語云適西山高誘戰國策注以爲適秦獻公亾虢五年而後舉虞補曰五年當依公羊爲四年字之誤疏以爲僖五年非也左傳以爲再借道而滅虢還師滅虞此以滅夏陽爲亾虢者或以後之滅虢實由此之滅夏陽或傳意此年滅夏陽後旋即滅虢之都與公羊郭君在夏陽之意雖異而與其言取郭則同皆與左傳異也水經注引紀年曰晉獻公十有九年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於虢都彼書雖出後人追脩亦由滅虢之說當時相承故也經無滅虢文者重夏陽故但舉滅夏陽爲重舊史當備文矣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

而馬齒加長矣猶是言如故補曰荀息戲言也戰國策魏謂趙王曰昔者晉人欲亾虞而伐虢伐虢者亾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亨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觀魏人之言知春秋此等之文其義著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補曰王夫之曰衛地史記田齊世家齊伐衛取毋丘即此○撰異曰公羊作貫澤下九年傳曰貫澤之會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補曰二國聞會自至本不與結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補曰以遠國辭稱人實是其君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補曰舉此四國爲徧至之辭疏曰何休云時實晉楚之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爲徧至之辭事或然矣魯不至故不書或以爲魯公亦在舉大以包之文孫案不至者不獨晉楚如弦如虞虢蓋皆不至也不書公者疏言舉大以包是也江黃不期而至則除常滄諸國之外皆不期而至者此桓霸之盛也下會陽穀即此盟之諸侯

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非也音義曰勤廉氏音覲後年同集韻去聲勤渠吝切明君之恤民補曰注解勤字憂也春秋傳勤雨廉氏說王念孫曰廉說是也勤字平去二聲皆可讀下年傳亦言勤雨又言閔雨言喜雨閔者憂之甚轉之則爲喜明勤雨閔雨皆爲憂雨也文二年傳言文不憂雨正與僖之勤雨閔雨相反若以爲欲得雨之心勤則非其意矣古謂憂爲勤問喪曰服勤三年呂氏春秋曰勤天子之難毛詩序曰憂勤楚辭曰愁勤皆謂憂爲勤也文烝案注既不知勤之爲憂又直以書不雨爲說不以每首月輒書不雨爲說亦非也僖所以爲勤雨者正以一月不雨卽憂勤之春秋三以首月書不加自文使後之讀者以文公之經比類相較則僖之勤雨自見故傳於此三不雨分釋之曰不雨者勤雨也又總釋之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總釋者卽承分釋之文足成其意也十月不雨不嫌十一月十二月得雨者以下有六月雨之文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補曰不嫌二月三月得雨者以下有六月

雨也復發傳者此已隔年嫌不與上不雨爲一事故發以同之此既連上則下四月亦承此可知故下傳省勤文雨

夏四月不雨一時不雨則書首月不言旱不爲災補曰此本杜預下二句上有傳例曰三字言作曰一時不雨書首月與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之文相違非傳義傳以經美僖公故不以歷時書而一時輒書繫諸首月明其一月不雨卽有勤心因下明書雨月則不嫌五月雨又不嫌旱竟夏也

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經一時輒言不雨憂民之至閔憂也補曰閔之爲憂謂憂雨非謂憂民閔者勤之至也此合三不雨總釋之

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補曰春秋以其閔雨爲有志乎民不與文同也左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公羊亦爲記異而三不雨各爲一事非也

徐人取舒補曰徐夷且僭與楚吳越同直以國舉乃其恆文敗婁林伐莒是也進稱人者案左傳齊桓娶於徐是時徐實附齊故從中國例伐英氏亦同也孔廣森曰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皆詠僖公從齊桓征伐之事懲荊者召陵是也懲舒者疑此取舒是也蓋徐人爲中國取也其下章曰遂荒徐宅言乎徐人之服從

中國也案此略同林之奇趙鵬飛家鉉翁李廉說○撰異曰舒玉篇邑部引作郤

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補曰疏曰書者明僖公得雨則心喜是於民情深文烝案不雨不言所至之月則此必言雨杜預謂示旱不竟夏是也但上既見閔則此足見喜春秋以其喜爲有志乎民矣常例周六月龍見而雩雖雨不志傳上年言仁不勝道記事不必論心而足以見心者也上冬至此言勤言閔言喜記事本以見心而足以論心者也凡人事皆人心之所爲也全經記事全傳解經以是求之○莊之季年歲荒民貧財殫力竭重以哀姜慶父之亂魯幾不國矣僖承其敝有恤民之心卒成中興頌聲以作君子於此深致美焉公羊家說謂其遇旱改政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理寃獄誅稅民受貨者退舍南郊禱雨立應或其言有所本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委委貌之冠也端元端之服搢插也笏以記事者也所謂衣裳之會補曰委貌元冠也元冠者吉冠用黑繒爲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周禮又謂之冠弁元端者元冠之服陳

奥曰周禮鄭衆注曰衣有禘裳者爲端是端者不連裳之稱對朝服言之也朝服亦元冠服而連衣裳士冠禮曰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特牲饋食記曰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元端元衣皆元而裳有元黃襍三等之異朝服皆不言裳明其衣裳不殊全似深衣爲袍制不與元端同矣朝服布十五升其類乎元端者一元衣一緇衣也其異於深衣者一緇衣有韠一白布爲衣又無韠也文孫案陳說是也續漢志注引戴聖說朝服布上素下與鄭君同疑有誤矣任大椿引通典漢明帝永平中議乘輿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蓋因當時說禮家皆謂朝服如深衣袍制故遂以爲天子之朝服史稱賜皁袍又稱三老五更服絺紵大袍單衣皁緣其以皁者猶沿古緇衣之制也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諸侯天下諸侯也

國語管子皆曰大朝諸侯於陽穀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補曰疏曰諭曉也言不須盟誓文孫案論語稱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漢書注謂陽穀之會天下從令據疏是鄭君說也又李賢後漢書注引穀梁傳曰齊桓公爲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傳無此文亦當是後學者說傳

語在穀梁外傳

穀梁章句中

冬公子季友如齊莅盟傳例曰莅位也內之前定之盟謂之莅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補曰注引例後二句昭七年傳文也二盟字當爲辭據左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則知會陽穀公亦與杜預注非也公與會陽穀則貫可知○撰異曰此季字衍文左氏公羊皆無季字莅左氏作涖後皆同依說文莅涖皆隸之假借字莅者位也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補曰爾雅曰臨涖視也郭璞曰察視廣雅曰位莅也其不日前定也補曰與來盟同也前定之盟不日此又不月者凡盟當日故前定則月而已齊桓盟本不日故友往莅盟又不月以異之乃與柯召陵高子來盟一例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補曰疏曰舊解此傳是外內之通例不據此一文而已不言及者以國與之謂若外國之來盟及魯人往盟經直舉外來爲文不言及者欲見以國與之也故舉國爲主卽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此公子季友如齊莅盟是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謂不言來盟之類經雖言及而不書魯之主名者亦見舉國與之卽成三年丙午及荀庚盟是也不言外及者

經無故也廉信徐邈並據當文解之理亦通也但據成三年傳注則宜從舊說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傳例曰侵時而此月蓋爲潰補曰舊史潰皆具日君子略之從月例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君臣不和而自潰散補曰上下謂君及臣民也公羊曰潰者何下叛上也左傳例曰凡民逃其上曰潰杜預曰潰衆散流移如積水之潰自壞之象也侵淺事也補曰侵者拘人民而謂之淺者對伐爲淺也又傳云不分其民是拘之而不取亦是淺之義傳本意言桓公不深暴於蔡纔侵之而即潰故因發淺例左氏無鍾鼓曰侵傳或當然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責得其罪故裁侵而潰補曰明經譏蔡不譏齊與伐沈伐莒異也夫古者民之於上也或不能欺或不忍欺或不敢欺民既不欺臣亦可知臣民同力何有於潰況侵事之淺乎凡潰不以諸侯潰之爲文重出國者何休曰侵爲加蔡寒潰爲惡蔡鍾明沈莒亦同也劉向說苑曰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

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

不土其地

補曰傳曰則是終土齊俞樾曰猶言度其地典瑞封國則以土地鄭曰土地猶度地也士讀爲度周禮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鄭君曰土其地

不分其民

補曰不俘取之蓋覩凡侵尤輕桓公正而不譎指謂齊伐楚此侵蔡亦言正者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指之其實侵蔡不士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

明正也

補曰疏曰論語稱齊完蓋因莊八年次于陘楚彊齊欲殺之以德故不連進而次于陘楚地補曰此本杜預也公羊以爲侯屈本爲伐楚故侵蔡耳齊桓用兵自滅遂以來苦非自將則無大衆其用諸侯之師無過二國者今乃大舉侵蔡則知伐楚爲本謀葉夢得辯左傳蔡姬事而戰國策游騰謂楚王以爲桓公號言伐楚其實襲蔡韓非書詳其事史記亦用之皆謬妄

次止也

補曰疏曰次有二種有所畏之次即此次于陘郎有侯文故云爾郎傳曰畏我是也有非所畏之次即齊師宋師次于郎傳直曰次止也是也文又是霸者事嫌異故也時桓公羊以爲侯屈本用兵自將蔡侯之師無過二國者今乃大舉侵蔡游說知伐楚爲本謀葉夢得辯左傳蔡姬事而戰國策游騰謂楚王以爲桓公號言伐楚其實襲蔡韓非書詳其事史記亦用之皆謬妄

遂伐楚次于陘

楚地齊欲殺之以德故不連進而次于陘楚地補曰此本杜預也公羊以爲侯屈本用兵自將蔡侯之師無過二國者今乃大舉侵蔡游說知伐楚爲本謀葉夢得辯左傳蔡姬事而戰國策游騰謂楚王以爲桓公號言伐楚其實襲蔡韓非書詳其事史記亦用之皆謬妄

遂繼事也

補曰傳曰則是終土齊俞樾曰猶言度其地典瑞封國則以土地鄭曰土地猶度地也士讀爲度周禮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鄭君曰土其地終土齊俞樾曰猶言度其地典瑞封國則以土地鄭曰土地猶度地也

不以攻

此次非畏之次即此次于陘郎有侯文故云爾郎傳曰畏我是也有非所畏之次即齊師宋師次于郎傳直曰次止也是也文

烝

此次非畏之次故重發傳謝湜曰書次陘善其不以攻

戰爲事其說得之管子曰至善不戰吳澂引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

夏許男新臣卒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曰諸侯時卒惡之也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然則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非惡也補曰案不日者從曹伯廬曹伯負芻杞伯成之例明新臣實卒于師也注言卒于楚故不日是以許男甯蔡侯東國爲比非也傳明言死於師矣說詳成十三年但不日則當月今時而不月與蔡侯肸等同者此處方盛美齊桓七國之君咸被褒錄無嫌於惡之則書時猶書月大氐春秋之文多從簡質○撰異曰陸淳纂例曰新公羊作辛案今公羊不作辛

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補曰閔之變於內也或書地名或書其國或書師會皆地也

死於師何爲不地據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地補曰此地即謂師書于師則地矣注據黑臀非也當云據曹伯廬曹伯負芻

內桓師也齊桓威德治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在其國同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來如陘師盟齊桓以其服義爲退一舍次于召陵而與之盟召陵楚地補曰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傳曰爰婁在師之外明召陵亦在師

之外矣左傳曰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杜預言退舍范所本也師行一舍三十里李廉曰召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來楚平王餗東國之兵於召陵文烝案今許州郾城縣東即其地桓盟不日此疏又不月者夷狄受盟與常盟異故略其月以異之

楚無大夫

曰無命卿也補曰疏無大夫有三等大之例曹本非微國後創小莒是東夷本微國楚則蠻夷大之例曹莒等無命大國僭號稱王其卿不命於天子文烝案曹莒等無命大夫者其君本有命卿而當時不以爲卿也楚無命大夫者其君亦本有命卿而春秋黜之也其例實止有二等皆不須以不命於天子爲說無大夫無師皆同意

其曰屈完何也

傳齊桓不欲令與卑者盟補曰略名之當言楚完補曰不氏則從曹莒直名邵曰齊桓威陵江漢楚人大懼未能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補曰疏齊遂得與盟以安竟內功皆在完故不言使補曰權在屈完如師完權事之宜以義卻齊者依左量敵遣屈完卑者之文之例是列國

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

祭仲注言權事之宜非傳之權字也以義卻齊者依左傳屈完別自有言不如下所云下所云不爲完語涉又在前則是正乎曰非正也臣無自專之道補曰君臣之義不以楚而廢也以

其來會諸侯重之也重其宗中國歸有道補曰來者內辭也內若屈完者亦變之正歟來者何內桓師也桓師故言來于師前定也從前定之例美其事而異之也不言使而言來先言于師而後言于召陵皆變文也若爲平文當如齊國佐盟字言來盟者補曰此解經上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補曰注非也此解經下盟字再言盟者見得志乎桓公謂桓公得志也公羊曰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案公羊言師在召陵非也其以再言盟爲喜則是也何休言屈完來陘退次召陵所以補正傳說又引春秋緯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繁露亦有其語汪克寬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蘇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美齊服楚美晉定鄭也黃震述其師說曰來盟于師楚有盟心退盟召陵齊有盟噫與盧仝同得志者不得志也屈完得志則桓公不得志補曰注非也經見桓公之得志以此盟乃時人所謂不得志也故曰得志者不得志也矣以桓公得志爲僅辭又不順僅乃得志言楚之難服補曰案傳下云我桓爲霸主以會諸侯楚子不來屈完受盟令問諸江

將問諸江非令齊問也注誤依左傳文又此句與下屈完語不相屬注亦誤會國語賈逵注曰僅猶言纔能也韋昭曰猶劣也經意以爲桓公退盟召陵不窮兵力以不得志爲得志其得志也劣能如此耳美其事復其文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故習其義乃著楊子法言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闕雖作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漢孝文詔曰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此得召陵之意賈誼謂帝不能爲齊桓過也

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補曰杜預曰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案齊以爲楚罪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職貢補曰書禹貢荊州之貢苞匭菁茅郎此也鄭君曰菁茅茅之有毛刺者杜預曰茅之爲異未審今案史記封禪書管仲請桓公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水經注引晉書地道志云泉陵縣有香茅氣甚芳香言貢之以縮酒二者其此茅乎菁者蓋言菁菁然盛也左傳言包茅縮酒周禮鄭興注曰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浚者說文抒也廣雅盪也鄭君曰縮酒泲酒也又曰以茅縮去滓也不祭謂不以菁茅祭

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問江邊之民有見之者不此不服罪之言故退于召陵而與之盟屈完所以得志桓公之不得志爾補曰漢水入江言將問江神注非也傳因盟事并記桓公屈完語得志之僅亦其一驗非以此便爲僅也注都未了○蘇轍曰楚人方强齊將殺之以德故次于陘以待之既而楚屈完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衆而不用蓋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爲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避楚楚成得臣從之不已而後戰方其退舍而楚還則文公亦將不戰矣由此觀之桓文之於用兵皆求服人而不求必勝也家鉉翁曰蘇氏立論平實得桓文之用心

齊人執陳袁濤塗

袁濤塗陳大夫補曰不月則濤塗亦有罪何休以爲執例時○撰異曰袁左氏作轅段玉裁曰左氏音義袁本多作轅乃俗人以轅袁互易也文烝案陳之袁氏或作轅他書又作爰難定其孰爲本字段據北史李繪謂袁狎語以爲黃帝十二姓內有轅當从車旁而今國語譌爲偃遂定陳大夫氏爲轅今考陳袁氏爲公族補曰文承上盟乃爲姓無關黃帝姓也

齊人者齊侯也

足明其爲齊侯

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江熙曰踰國謂踰陳而執陳大夫主人之不禁客由客之不先敬主人哆然衆有不服之心故春秋因而譏之所謂以萬物爲心也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傳與其執者詹奔在齊因執之補曰疏曰左氏公羊皆以爲濤塗誤軍道傳與注無是言則以濤塗不敬齊命故執之陳人有不服之意哆然疏外齊侯哆然寬大之意也萬物爲心莊子文文烝宗注疏皆失傳恉哆然外齊侯者謂經意哆然外之故稱人也經所以外之者踰國而執其大夫以爲不正此桓十一年之例也濤塗之見執當依左傳所載齊侯初從濤塗之請師出東方後因鄭申侯言仍出陳鄭間出遂執濤塗濤塗從陳侯在師時已至陳地齊侯執之於陳故謂之濤塗之踰國而執是聖門相承說經語也至於陳有不服之心觀下一伐一侵固亦可見濤塗之請於陳之間下不脩其師而執濤塗而濤塗乃其實迹公羊以爲古人之詞則不然其說亦可用也上文內桓師此文外齊侯義各有當是之謂萬物爲心鄭玉所云功過不相掩也疏解哆然者離德外之意爾雅曰不詒離也詒即哆字高郵詒即哆字荀子亦非也哆然離之者離德外亦即哆字

王氏父子說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補曰左傳曰討不忠也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補曰內師魯師也此當言內卑者而言內師使文此言內師者疏曰文承齊人執濟塗下恐非魯及故也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正與此同傳特於吳徵曰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以其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文孫案此亦所謂南伐以魯爲主

八月公至自伐楚補曰月者似爲下葬然曹宣許靈葬皆不月何休曰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何注二或作三誤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補曰偶者相當敵言後事不小於先事也補曰後小則先後不小則後爲大此爲常例後事小則以先事致爲大此爲變例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鄭君曰會爲大事伐爲小事今齊桓伐楚而後盟于召陵公當致會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爲大事補曰鄭言會大伐小非也凡伐與會爲偶先會後伐當以伐爲大先伐後會當以會爲大此先伐後會而不以會爲大明伐尤大也定四年侵楚盟皋鼬以會致則依偶事致後之例以會爲大矣書序稱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其下云成王歸自奄以踐奄爲大也又稱夏師敗績湯遂從

之遂伐三國其下云楊歸自夏以勝夏爲大也汪克寬引以證春秋得之又此傳特明統制耳桓之盟會皆不致固不謂召陵有書至之義

葬許穆公○撰異曰穆公羊作繆後謚皆同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莊十年春二月公侵宋傳曰侵時此其月何也惡之故謹而月之然則凡侵而月者皆惡之補曰三國伐七國又侵故惡之也公孫茲公子牙子叔孫戴伯也自陽虛父以前稱人者皆是師少不必將卑魯以貴卿帥師外亦將尊可知但七國獨魯用大衆恐非事情蓋齊桓簡制之兵獨不用衆宋以下雖或用衆既序齊後從而稱人耳○撰異曰茲公羊作慈後同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補曰殺世子母弟例時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斥指斥補曰目見也惡晉侯者公羊云甚之是君父而蒙首惡之名謝湜曰滅國本而君道絕滅天性而父道絕

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補曰此專釋來也重發傳者內女未有明文又嫌外孫當朝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補曰使其子伉諸侯之禮者乃伯姬之志書來已見非正又書朝其子是所以譏伯姬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凱曰不能刑于寡妻補曰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言又譏杞伯也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補曰直書朝明魯以處待杞伯之禮待之又譏內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參譏謂伯姬杞伯魯侯也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譏世子此不譏者明子隨母行年尚幼弱未可責以人子之道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夏嫁至今十五年則子幼可知

夏公孫茲如牟補曰言如者聘也後皆同左傳曰公孫茲如牟娶焉說見莊二十七年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戴惠王之世子名鄭後立爲襄王首戴衛地補曰王世子不名者別於諸侯之世子與羣王子從大夫以上不名例也王室亭自王人救衛後一志王姬歸齊至此乃見王世子○撰異曰戴左氏作止下同

及以會尊之也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補曰會者外爲主之文此時王世子爲主當如王人宰周公等冠齊侯上而已今書公及齊侯從尊卑內外之常文而移會王世子文殊之於下明不欲與諸侯列戴是所以尊之此蓋君子改舊史以明義會又會及以及會以及皆同也

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補曰貳副也國語曰貳若體焉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公羊曰世子猶世世子也韓嬰詩傳曰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

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補曰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言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他皆放此補曰公羊曰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何休曰省文從可知文烝案魯大夫與他國序再出名氏公不再出者趙匡曰卿恐涉他臣公則無二也今以爲君臣相變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補曰據同盟新

城之屬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補曰諸侯能尊王世子經因其尊而尊之不重舉傳於會言春秋尊之於盟言諸侯尊王世子其實此會此盟皆是諸侯能尊王世子而經因爲尊文以示義皆善桓也廬仝曰此春秋尊周之微意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補曰申上意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補曰朝者朝京師也王世子出會足見桓不能朝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補曰疏引徐邈云塊然安然也王引之曰徐訓非也塊然獨尊之貌凡書傳言塊者皆獨貌也字亦作傀荀子言塊傀二字並出文烝案位者世子之位也受尊禮而立其位非子道明古者世子不出會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補曰經爲尊文善桓明矣故因以問是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補曰謂桓得變之正天子微諸侯不享覲補曰享獻也不朝覲貢獻桓控大國補曰控引也扶小國補曰扶佐也佐

謂手相助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補曰統總也難不能以諸侯朝京師亦不敢如晉文致天王而朝之呂祖謙論受胙請隧等事以爲齊桓專在於扶名分晉文則適以壞名分兒管仲舅犯之優劣尊王世子于首戴補曰由其不敢致天王故但致王世子而尊之於會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補曰尊世子正以尊王也言命者請於王而王命之來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補曰世子衛王命而來會自尊亦即以尊王命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補曰亦齊桓與上同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補曰世子尊則天王尤尊故可受也自桓諸侯也以下通論會盟之善左傳曰謀寧周也服杜皆以爲王將廢世子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之以定其位於此傳未能相通或當時實有其事而經但就文見義以明其爲變之正不須詳細論之耳趙鵬飛以爲是會能假義是盟能假信引經解曰義與信伯王之器也家鉉翁則謂定世子之位之說深爲可疑只當從穀梁穀梁明變正之義有功

世教

鄭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專己背衆故書逃傳例曰逃義曰逃補曰公羊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范本之言不盟則知上諸侯無鄭伯劉敞曰出不盟者在盟前逃也猶沙隨平丘尊其先文如皆已盟復得後語乃知不與耳文烝案言不者可以然而不然之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是楚滅嫌異也又此奔蔡上月而滅在時例與黃菱江六同皆夷狄之微國也故重發傳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虞公貪璧馬之寶棄兄弟之親拒絕忠諫之口不圖社稷之危故晉命行于虞使下執上虞同于晉是以謂之晉人執虞公補曰晉滅同姓不譏者惠士奇曰夏陽之滅以虞爲主至此滅虞變文言執所以未滅晉之罪而獨罪虞也不言滅故亦不得稱名文烝案此滅宜月不言滅故亦不月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時虞已包裹屬於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補曰疏曰舊解云執

人例不書地此云不地縕於晉者凡執人不地者亦以地理可明故也若晉會諸侯于溴梁執莒子邾子楚合諸侯于申執徐子皆因會而執之則在會可知故不假言地至如滅人之國執人之君則亦是就國可知也經若書晉滅虞則是言其地今不書滅虞即不舉滅國之地不謂執人當地也所以不言滅虞者晉命先行於虞虞已屬晉故不得言之也或以爲執不言所於地謂不書執虞公于虞也縕於晉謂虞已苞衷屬晉故不得言也理亦通耳

其曰公何也據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不言公**猶曰其下執之**

之辭也臣民執其君故稱公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爲下執之辭嘗試因此論之五等諸侯民皆稱曰齊存有王爵之限沒則中其臣民之稱州公舍其國故先書州公郭公盜而歸曹故先名而後稱郭公夏陽匹則虞爲滅國故宜稱虞公三人殊而一致三公外而同歸生死齊稱蓋春秋所賤補曰左傳鄭莊公曰無宁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此告許大夫百里之辭從其所稱以爲稱是臣民稱公之驗爰齊公子元不順諡公終不曰公明常稱皆曰公也春秋內君則稱公外稱公者自宋以外皆以配謚故曰生死齊稱春秋所賤也疏曰州公本無舍國之事郭公不見盜歸之文令江爲此說而范不難者以州公舍國左氏

有文郭公棄位適曹卽是盜之狀錢謙吉曰注盜字疑當作逃**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補曰據臣出其君以自出爲文況虞實不執君邪**晉命行乎虞民矣**虞服子晉而執其君補曰晉命既行可以使虞執之故晉執而從虞稱也穀以國言命行以民言皆指滅夏陽但言民則臣兼之**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亾虢而明日亾虞矣**言明日喻其速補曰此又明虞借晉道一事君子所甚惡也前則主兵此則不言滅又稱公所以大著其義劉敞曰春秋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故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亾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釁於滅夏陽而深沒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爲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亾國有既滅出別之不別也可不大哀乎文烝案傳不釋稱人義者凡諸侯稱人貶執諸侯皆是衆辭皆是與其執有罪與稱爵斥執者相對爲文傳於後既明稱爵斥執之非則稱人義自足見故諸稱人悉略之也諸侯執大夫皆稱人無稱爵者故或爲貶之外之或爲衆辭以其執有罪而與之文同義以異而傳亦隨事偏文執諸侯則有稱爵稱人二例既稱爵當彼既之外之之文則稱人者自不煩釋

僖補注九終

大二千零七十六字
小篆三千二百廿八字
經注廿二字

春秋僖公經傳第四補注第十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補曰左傳曰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杜預曰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劉炫曰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產城攻其所產是也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據元年楚人伐鄭不言圍補曰不得獨據彼又贅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泰曰請伐國而言圍邑傳皆以爲伐者之罪而以此著鄭伯之罪者齊桓行霸尊崇王室糾合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而鄭伯辟義逃歸違叛霸者是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于上討顯于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亦猶桓盟不日以明信而葵丘之盟日之以爲美補曰疏曰前書逃歸是罪著於上也今言伐又言圍是討顯於下也文烝案注言罪著於上非卽傳所謂著罪傳言著罪者卽申病鄭意也言伐

復言圍或爲伐者之罪或爲受伐者之罪不嫌無別者下以伐鄭致變偶事致後之例亦足明之也

秋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伐鄭之諸侯補曰此本杜須許是近楚小國叛而卽齊嫌救之非善故發之

善救許也補曰疏曰何嫌非善而傳言之者以

冬公至自伐鄭其不以救許致何也補曰據偶事當致後

大伐鄭也補曰疏曰大之者鄭叛中國外心事楚成蠻夷之强益華夏之弱齊桓爲伯討得其罪鄭人服從遂使世子聽命是其大也文烝案公蓋以夏末行冬初至未滿二時故不月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補曰杜預曰邾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邾之別封故曰小邾案莊五年公羊曰倪者何小邾婁也○撰異曰小邾公羊作小邾婁終春秋皆然

鄭殺其大夫申侯補曰呂氏春秋謂之申侯伯

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

也補曰疏曰此云殺無罪是罪鄭伯也案傳例失德不葬文公不書葬則亦失德也枉殺卿佐是失德之傷未知鄭伯更有失德焉當直由殺申侯不可知也文烝案文公不葬非直由殺申侯說見後卒下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寧毋某地補曰當云魯地○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陳世子款下又有鄭世子華誤加之也案今公穀皆有之又音義纂例寧左氏作甯案今公羊亦作甯說文宀部寧安也从宀心在皿上皿人之食飲器所以安人也丂部寧願詣也从丂寧聲用部甯所願也从用寧省聲石鼓文天子永寧是訓安之字今書傳盡作丂部字晉古文書大禹謨音義辯之宀部字爲會意猶安从女在宀中丂部用部二字皆从其聲又同義明三字並通矣毋左氏作母音義曰如字又音無公穀音義曰音無又茂后反衣裳之會也補曰疏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或釋或不釋者省文以相包兵車之會少故備舉見義此是衣裳後歲兵車二文相近故傳因而別之

曹伯班卒○撰異曰班公羊作般案爾雅般訓還班訓賦而古書以聲同通用

公子友如齊補曰聘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洮舊地○撰異曰公羊款下有鄭世子華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補曰據是下上貴王命也補曰會者外爲主王人爲主是貴王命言命者王人奉命出會與世子同也傳言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明有天子命者得出會也貴者經貴之亦由當時會實班上猶能尊貴王命故因而貴之以示義諸書王朝臣出會先諸侯者皆有王命皆是貴之卑者猶然餘可知也會論之齊晉皆以外諸侯而爲伯故自王人之微以至尹子單子劉子宰周公皆據王命爲先非周初二伯之制也周初之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其繼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皆以內諸侯爲伯蓋所謂王官伯矣齊桓晉文與鄭侯稱鄭伯相似但齊晉既謂之侯伯又謂之霸諸侯亦其異也齊晉既爲伯而周之卿士仍謂之王官伯則又沿舊而過稱也朝服雖微必加於上補曰朝服元冠之服十五升緇布衣而連裳說見前詩謂之緇衣逸周書大匡謂之麻衣諸侯視朝之服也天子視朝則

皮弁服皮弁者白鹿皮爲弁士冠禮曰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素積者謂裳素者緝也其衣蓋以縞舊說十五升白布爲之疑非緇帶者士制大夫以上皮弁服皆素帶諸侯視朝朝服朔視朝皮弁服天子視朝皮弁服朔服而朝謂皮弁服也與其下文朝服立阼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補曰左傳景王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卽弁冕也冕與弁與冠散文渾言皆通之**周室雖衰必先諸侯**補曰無問會者尊卑也六句申上意**兵車之會也**

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向謂五年逃首戴之盟齊桓爲兵車之會于此乃震服懼不得盟故乞得與之不錄使者使若鄭伯自來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補曰戴祖啟曰向也逃則今也乞矣文烝案經因其乞而乞之乞之猶上云逃之皆謂春秋之文也向或作鄉注不錄使二句本何休下二句在上人道貴議故以乞爲重補曰注逃歸傳下**乞者重辭也**依定元年重請爲說彼釋求義悔前非釋乞義求與乞雖同是重而乞又重於求疏曰文與乞師同故爲重辭得之**重是盟也**逃歸

故以重言補曰申上句

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

言乞知不自來補曰何休曰處其國上注音義曰得與音豫下請與并下注而與同本或作豫孔廣森曰與許也使請見許盟於齊也

盍汋之也

汋血而與之補曰此二語與公羊同汋公羊作酌何休曰酌挹也挹取其血范本之孔廣森曰周官邦汋鄭衆曰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斟酌盛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然則酌之之義猶言探之也鄭屬與楚不敢親來盟使其世子爲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之故下葵丘之盟鄭伯遂自至也文烝案汋訓探亦可通言使其世子則據公羊經非也蓋者承上語辭謝湜曰爲宗廟社稷主而其始若賤者負罪而逃其終若賤者哀告而乞著其屈辱罪其不智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

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雜記下曰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案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於是獻子始見經襄十九年卒然則失禮非獻子所始明矣雜記之云當所未詳補曰范依左氏說禘爲三年大祭因喪畢

始禘自後遂以三年爲節不知喪畢或禘或祫五年而再殷祭禘實五年祭之名言大廟以包羣廟閔二年詳夏禘秋祫七月禘者後世變制非唯不祫於獻子亦必之矣明堂位季夏六月鄭君以爲建巳月毛詩傳亦言十月是魯禘實無常期矣禘既無常史例不以失時志不始於此時是雜記之誤又禘武公在二月禘僖公在此志者爲用致夫人也月者謹用致非譏禘不時也○禘有爲時祭名者王制祭統春曰礿夏曰禘郊特牲祭義又言春禘國語郎敬子言嘗禘蒸享皆據夏殷之禮也商頌序長發大禘自是殷祭之禘別乎時祭故言大也禘有爲祭天地名者祭法魯語周人禘嘗而郊稷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禘不過薦栗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天子親春禘郊之盛此禘乃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丘之禮周頌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通稱郊也喪服小記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此夏正月祭上帝於南郊之禮即魯郊子丑郊禘也周禮注以圜丘方丘并宗廟寅三月之禮郊而通稱禘廟爲三大禘案爾雅曰禘大祭也大祭蒙其名矣

用致夫人

劉向曰夫人之合聲則禘故凡大祭皆稱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大廟立之以爲夫人補曰左傳以夫人爲哀姜果爾則當言用致哀姜凡小君既沒有謚不

言夫人猶君不可舍諂直言公也公羊以爲齊之嬖女案左氏哀二十四年傳公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宗人釁夏謂魯無此禮是知魯君當身以妾爲妻者始於彼時非春秋中所有黃澤言之矣

用者不宜

用者也 補曰重發傳者嫌與用幣異

致者不宜致者也 補曰言致知不宜致宜致者則曰至自某不曰致之猶立與即位之異公羊并上者同謂之用致者始立妾母爲夫人而見於廟用此何皆同謂之用致者始立妾母爲夫人而見於廟用此禮也沈欽韓曰妾媵不助祭尊成風爲將來祔食之地乃致成風爲此日入廟之典也文烝案左氏說以爲吉禘故杜預推禘致新死者而此禘非值喪畢不得爲吉禘故杜預推左氏之意以爲慝三禘而行其禮紂回失實

言夫人必以其氏姓 補曰說見莊元年

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 補曰包文姜言之哀姜去姜穆姜去氏文姜去姜出姜夫人者正嫡之稱

立妾之辭也 補曰此專言成風

非正也 謂非崇妾之嘉號於此例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後爲其母總是妾體明矣補曰案庶子爲父後者爲所生母服緦麻不爲夫體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後爲其母總是妾體明矣補曰案庶子爲父後者爲所生母服緦麻三月謂君之庶子父卒者也若父在爲其母練冠麻

衣緦緣既葬而除不在五服中不爲後者父在同父卒則爲其母大功九月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九月父卒爲其母齊衰三年爲後不爲後者皆同凡大夫以上他庶母皆無服喪服經注備矣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行於國也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則上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至於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明起於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君駁云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邪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文烝案如鄭所言知穀梁爲正經明有譏文而許云無譏非也鄭論成風意謂正夫人有以罪廢妾母得成爲夫人鄭又言宣公所以得尊其母爲夫人者以姜氏歸齊不反之故又

杜預釋例以爲適母薨則申其母尊孔穎達申杜曰哀姜既薨成風乃正出姜既出敬嬴乃正齊姜既薨定姒乃正襄公一世無娶夫人之文故齊歸得正今案此等權宜之說皆非穀梁義唯孔說齊歸似可依用鄭援漢事乃光武非文帝也

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

鄭嗣曰君以爲夫人君以夫人之禮卒葬之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也成風以文四年薨五年葬傳終說其事補曰此有二我字蓋通下二句皆夫子之言與十九年傳我無加損同例也蘇轍謂春秋所書不爲異辭者君臣之禮胡安國以爲謹禮所由變薛季宣以爲不沒其實

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

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大廟去夫人氏姓以明君之非正補曰注非也貶者謂貶去夫人氏姓與文姜哀姜出姜之貶皆同

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不言夫人補曰注亦非也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者謂不直言成風而言僖公成風也於彼論之夫夫人之夫人卒葬之者紀其實也貶焉見正焉者所謂春秋覩人所惑立說以明之也略舉數事以證斯文桓也而公我亦公之文姜也而夫人我亦夫人之楚商臣蔡般而楚子蔡侯我亦楚子

之蔡侯之惑則有說焉桓不可爲公而王不討疑若可也故將公之則先謹之也文姜不可爲夫人而子念母疑若可也故既夫人之而又貶之也不惑則無說焉楚商臣蔡般夫人而知其不可爲楚子不可爲蔡侯也故楚子之蔡侯之如恆文也是故我紀其實而已矣紀其實而無說我寄其意而已矣寄其意者亦所謂我無加損焉而名亦未嘗不正也後世史書既非聖筆不足寄意乃競立說小失則乖礙文體大失則變亂事實自王逆沈既濟孫樵以來又不第如譙周干寶孫盛之書以模擬文句爲病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也補曰史記桓王子莊王佗莊王子僖王胡齊僖王子惠王閬世本名毋涼國語注或作涼左傳崩在上年閏月無日以爲至是來告趙匡以來皆疑之當是上冬有疾至此崩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補曰宋桓公也不葬者疏曰蓋魯不會○撰異曰禦本亦作御左氏作御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宰官

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葵丘地名補曰周公名孔葵丘杜預釋例宋地也全祖望洪亮吉據左傳云西爲此會從水經注爲晉地注自末句外皆本杜預

天子之宰遍于四海

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曰遍于四海補曰蘇曰傳言遍爲三公者三公論道之官無事于會盟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則無事於會盟以兼爲冢宰遍於四海爲諸侯所尊故於四海者解其與盟會之事也若直爲三公論道之官得出會也一解遍於四海者解其稱官之意與注乖文孫案一解得之於注亦不相悖孔穎達解此傳謂宰者六官之長官名遍於海內故書官名是也孔又以爲傳兼解宰亟宰渠伯糾蓋自宰夫以上皆遍其說未當宰周公以公兼卿以其兼冢宰遍於四海而書官渠伯糾爲宰夫亟爲宰夫之屬亦書官者因冢宰連及之也官有正有貳有考冢宰卿爲正小宰中大夫爲貳宰夫下大夫爲考其官名俱爲宰故遍得書宰其士則謂之殷而上士中士視旅下士爲尊故統於考而亦書宰不嫌無別者或名或字或爵足以別之也宋司城官屬俱來司馬華孫官屬亦俱來直書司城司馬亦其比也至於士皆不言官明非冢宰及其貳與考則皆略之王子虎周公出奔晉祭公來不言所兼之卿官其餘自卿至中卒左傳謂之王叔文公經不言官而國語以爲大宰似

未足據也公羊謂宰周公是天子之爲政者案周初周公以大宰攝王事明宰實爲政爲政故遍於四海通四海故言官此必魯史所受周禮舊法而君子因之春秋時周之爲政者不必皆大宰矣鄭君周禮注曰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何休曰宰猶治也干寶賈公彥解周禮謂取調和之名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李巡本爾雅下文又云八蠻六戎五狄與風俗通同又古書言四海或爲四方之通稱是有二義也時蓋百官聽於冢宰王既葬而命之出會諸侯會葬先出以侯乎

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

補曰內書子者既葬稱子未葬稱子某此宋子及定四年陳子未葬不名不如子般子野者既出會盟與諸國君列序不得獨出名也

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

殯木如椁塗之曰殯殷人殯于兩楹之閒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宋殷後也補曰注言殷後者解傳堂上爲兩楹閒也其實傳亦通言之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無外事者猶云喪不貳事也殯者以大斂而徙棺也依檀弓喪大記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椁上畢塗屋諸侯之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大夫之殯以幬欑置於西序塗不塈於棺士之殯見衽塗上帷之菆與欑同字凡柩

既殯將葬乃啟之其未啟謂之在殯也疏曰嫌稱子合正無譏故傳責其背殯文烝案傳明經意見其無哀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內女也補曰疏曰不嫌非內女而云內女也者明內女有書卒之義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補曰未適人通言內諸未嫁女也不卒者經例因史例也許嫁笄而字之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補曰喪服傳曰吉笄者象笄也何休曰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昏禮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文烝案曲禮亦與傳同又曰女子許嫁纓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也字卽伯仲叔季猶男子冠而字耿南仲說易女子貞不字直訓字爲許嫁誤易之字當從虞陸說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于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補曰何休曰不以殤禮降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補曰閒有事故復舉諸侯雖王臣及諸侯之世子大夫在焉皆以諸侯包之薄來祝柯重丘皐鼬五者皆同義也左傳謂宰孔先歸傳無此意國語似與內傳同何休亦謂宰

周公不與盟似皆非**桓盟不日此何以曰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何休以爲卽日爲美其不日皆爲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爲惡邪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爲信至此日以爲美義相反也鄭君釋之曰柯之盟不日因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已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補曰疏曰毋雍泉以下是四教之事而論語一匡天下鄭指陽穀者據公羊之文其實此會亦有四教故云從陽穀已來云云也十五年盟牡丘而云不復盟者以衣裳之會不復盟彼是兵車故也文烝案陽穀大朝葵丘明禁傳本截然明白鄭必兼用公羊者凡鄭君之學主於貫通稽合往往如此劉蕡對策曰葵丘之盟特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汪克寬曰首戴定天下之大本洮安天下之大勢葵丘示天下之大法

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所謂無歃血之盟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豭補曰疏曰衣裳之會皆不歃血以此會極盛故獨詳其事耳洮會云汋血者彼兵車之會故也徐邈云陳牲者不殺理之陳示諸侯而已下文加於牲上者亦謂活牲非死牲

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

壹猶專也補曰讀載書以明之如下所云**曰毋雍泉**專水利以障谷補曰雍遏也說文曰泉水原也管子書稱楚人攻宋鄭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雍泉亦謂此類**毋訖糴**訖止也謂二注皆公羊文左傳晉盟曰毋壅利毋蓋年**毋易樹子**樹子嫡子補曰何休曰樹立本正辭無易本正當**毋以妾爲妻**補曰說文妾古文妻从肖女肖古文貴字明妻者貴稱文王之妃太立之子妣大雅稱寡妻毛傳曰適妻也孔穎達曰適妻唯一故言寡寡者特也小雅之鼄妻魯詩作閻妻或作剡妻鄭據之指屬王后以爲敵夫曰妻鄭是也荀子曰天子無妻謂禮之正稱其通稱則謂后爲妻女正位於內補曰此謂妻也亦容母言之如文姜之比戰國秦漢以後母后爲攝主春秋**毋使婦人與國事**之世見其端矣公羊載四教在陽穀無末句孟子述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宦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彼以五命爲五禁此則句別爲禁也左傳不言明天子之禁而載宰孔之言以爲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既移四教事於陽

穀乃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遂以此盟書日爲危之國語亦記宰周公語戰國策禁澤亦言震矜國叛皆他國所錄末俗所傳違於經義

甲子晉侯詭諸卒 獻公也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撰異曰甲子公羊作甲戌張洽曰甲子不應在戊辰後合從公羊作甲戌詭左氏作佹隆淳纂例唯云公羊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補曰疏曰弑書時者不正且又未成君○撰異曰殺公羊作弑案此字或作弑或作殺皆音申志反後闇弑吳子盜弑蔡侯皆同淮南子董仲舒劉向並言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段玉裁以爲當作二十六謂衛弑完一也宋弑與夷二也齊弑諸兒三也宋弑捷四也晉弑奚齊五也弑卓六也楚弑髡七也齊弑舍八也宋弑杵臼九也齊弑商人十也莒弑庶其十一也晉弑夷皋十二也鄭弑夷十三也陳弑平國十四也晉弑州蒲十五也齊弑光十六也衛弑剽十七也吳弑餘祭十八也蔡弑固十九也莒弑密州二十也楚弑虔二十一也許弑買二十二也吳弑僚二十三也薛弑比二十四也蔡弑申二十五也齊弑荼二十六也

其君之子云者 補曰據例當直稱子也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重舉陳此當言弒晉子

國人不子也諸侯在喪稱子言國人不君之故繫于其君補曰言經爲國人不子之辭也疏曰徐邈云不子者謂不子愛之也非范意高尚然曰以子繫國公也以子繫君私也文烝案加之者緩辭何休所謂起先君之子孫覺曰惡奚齊而里克之罪不滅此春秋所以斷疑似之邪正盡人情之難言穀梁義最精

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補曰經不正之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補曰言如者朝也桓僖夫人莊以他事行至此始專是朝大國如京師如晉如楚皆朝也月者疏以爲爲下滅溫疏非也孔廣森說公羊曰公以正月如某或正月至者必月重始月也猶存君之意也案孔說最爲得實正月存君本公羊文穀梁亦言存公不致者亦從安之之例

狄滅溫溫子奔衛補曰蘇子國於溫溫子即蘇子寰內諸侯天子之上大夫也滅奔皆蒙月月非但施於滅

晉里克弒其君卓補曰朱子曰里克自不當安於奚齊卓之立但不可殺之王樵曰不正既於奚

齊見義則於卓成其君臣之名以正里克之罪文烝案不日者不正也○撰異曰公羊作卓子

及其大夫荀息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

補曰荀息所以爲閑者公羊所謂不食其言也疏曰後君死重發傳者仇牧是卑者所殺此爲尊卿殺之嫌異也文烝案傳曰死君難臣道也孔父仇牧荀息經並言及傳並稱閑明同義矣柳宗元非國語曰息閑君之惑排長嗣而離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不食其言又不可爲信春秋類之孔父仇牧以激不能死者耳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補曰有許男從伐不危之故不以愛辭稱人張自超曰桓獨徵師於許者前以請侯之師伐鄭未嘗用許師又爲許解楚圍故伐北戎獨致許男不復煩諸侯也以江黃伐陳以曹伐厲以徐伐英氏齊桓用師節制如此

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補曰累者延坐及之上謂君上以罪延坐君上明其有專殺之罪罪君不罪臣也申侯之殺已發殺無罪之例此重發之者里克弒逆嫌例有異故重明之也弒逆不可云無罪故不曰殺無罪而曰罪累上論其事則有小異要之經書其殺專以罪君其意一

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一大夫荀息補曰國語惠公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作殺者不誤左傳此句及此傳作弒皆誤說具隱四年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據有罪其殺之不以其罪也補曰非討賊還以凡殺論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殺奚齊卓子者欲以重耳爲君重耳夷吾兄文公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補曰左傳國語劉向列女傳謂伐驪戎所得莊子以爲艾封人之子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補曰公羊列女傳同左傳國語以爲姬娣生卓子稚少也麗姬欲爲亂亂謂殺申生而立其子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夫人申生母補曰齊姜也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補曰胡何通衛士宿衛之士主守護者冢高墳謂築宮宿衛之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

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補曰祠者祭之通稱戰國策曰楚有祠者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補曰福胙肉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酰爲酒補曰酰之正字作鴆運日鳥也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築脯以毒補曰國語曰寘堇于肉賈韋並曰烏頭也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補曰危坐曰跪亦曰跽曰敬安坐曰坐亦曰居曰處危者直其身安者著於跽爾雅毛詩傳皆曰敬跪也聲類曰跪跽也覆酒於地而地賁賁沸起也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補曰兩言子者尊辭君喟

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之深也補曰王念孫曰方言曰予譬也予與古字通與我譬我也文丞案言吾又言我者語意我緩於吾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補曰上兩言女此言爾者語音爾重於女也世子之傅里克補曰傅傅相也何休公羊注曰禮諸侯之子八歲受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文丞案此人學就傅之年大戴禮保傅白虎通並同蓋自王太子王子以至元士之嫡子皆如是書大傅以爲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一說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謂世子曰入自明補曰句絕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慮麗姬又語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刎脰而死補曰刎割斷也脰頸項也呂氏春秋劉向說苑以爲伏劍

死左傳國語列女傳以爲自經故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補曰傳兩言夷吾不言惠公者因稱重耳故順文稱之觀此傳重耳得正明矣公羊載里克言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長亦謂重耳也又以惠公文公出奔還入皆爲篡特發傳云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蹈爲文公諱也謂惠公之入懷公之出文公之入渾皆不書爲文公諱故也又云齊小白入于齊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享國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文公享國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謂桓之功足以除篡文則未能須爲諱惡也案公羊皆失之文公得正當言歸懷公見殺本非出經不書惠公之入懷公之弒文公之歸者皆因魯史之舊左傳以爲不告故不書是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補曰以大爲異也不月者蓋歷月○撰異曰雪公羊作雹徐彥曰左氏作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撰異曰陸淳纂例曰丕公羊作邳案今公羊不作邳徐彥公羊疏陸淳纂例並曰左氏經無父字段玉裁曰左傳言丕鄭者四不言父則其經無父字明矣

案今左經皆有父汪克寬曰傳但言鄭者省文如箕鄭父胥甲父但言箕鄭胥甲樂祁犂但言樂祁汪說亦通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里克同黨恐異故發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補曰姜氏聲姜也言及者以夫及婦也不致者此亦離會又會桓與柯以下同

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補曰亦通九月言之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禮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皆以旱也故得雨則喜以月爲正也不得雨則書旱明旱災成何休曰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也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君釋之曰雩者夏禜穀貴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固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

雨而無災耳補曰爲災言旱不爲災言不雨左氏公羊皆同公羊以別災與異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撰異曰三月各本作正月惟唐石經作三月與左氏公羊同王引之曰據杜氏長曆正月辛丑朔三月庚午朔則作三者是今據改正

夏楚人滅黃補曰不月者黃與前之弦後之夔江六羣舒等皆夷狄也故滅皆時傳於弦夔略言之於宣十五年發例

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補曰言便於伐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宗諸侯謂諸侯宗之補曰注以宗爲尊非其意風俗通曰宗長也字林曰主也言彼求與中國會盟而中國受之則當終庇之我既主諸侯爲長可因其遠而不能救乎管仲恐桓霸盛極而衰難以及遠故勸使弗受管子書以爲管仲垂死勸桓公歸江黃於楚蓋記者傳聞之誤

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補曰伐江在文之篇傳因黃事連言之耳又疑上經伐黃穀梁作伐江先

儒無說莫能明焉疏曰案史記管仲卒在桓公四十一年當魯僖十五年與傳不合文烝案史記不足據而左傳是年冬管夷吾平戎于王亦與傳異或平戎事在前年也傳必記管仲死者明管仲在猶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閔其貪泰伯者以致滅補曰閔黃即以病桓秋所閔故滅弦非桓病滅黃乃病也桓德之衰至城緣陵而辭始著而其端見於不救黃則當管仲之歿也其機伏於盟貫則以違管仲之言也即此一事前後貫通足明桓公之盛皆由仲父之功雖管夷吾名氏不見於經而經意可知矣董仲舒曰弗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穀梁之於春秋善察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撰異曰杵公羊作處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兵車

之會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補曰疏曰左氏以爲淮夷病杞公羊以爲徐莒脅杞案此亦城而遷之邑卽國也何休曰外城不月者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案城虎牢城成周皆時者皆同義城杞上有五月亦不蒙之左傳事在六月知亦時矣其曰諸侯散辭也直曰諸侯無大小之序是各自欲城無總一之者非伯者所制故曰散辭補曰杞雖未滅而國已危城緣陵以遷之宜列序其人以見美言諸侯而不序是散辭也散辭與二年專辭若相對其實城邢不必列序而序此當列序而不序正與元年文相對也文七年傳曰略之散辭卽是略互相備也嘗論之城楚丘及戍陳戍虎牢歸粟皆伯者之大美事故皆爲內辭城邢城緣陵城杞城成周皆伯者之尋常美事故其文皆以列序爲常邢緣陵之等所以異於楚丘者一是興滅一但持危也戍與歸粟所以又異於城邢緣陵等者危而城之城之而事已畢有警而以師守

之有急而以粟賙之其功大於城也據左傳城成周本是罷戍而城之昭二十七年晉致諸侯之戍于周三十二年王請於晉令脩城以罷戍晉人之謀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賓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是城不及戍之驗也若然城成周書戍成周不書者彼時晉霸衰微兵力不足不欲與戍陳戍虎牢同辭故也左氏謂晉致諸侯之戍魯人辭以難是謂魯不在故不書若然城楚丘魯若不與亦將不書乎城邢無魯又何以書也此左氏彌縫之失也

聚而曰散何也

據言諸侯城則非伯者之為可知也齊桓德衰城則是聚諸侯城有散辭也

桓德衰矣

言諸侯城則非伯者之為可知也齊桓德衰所以散也何休曰案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之邪鄭君釋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而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國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人明其散桓德衰矣葵丘之事安得以難此補曰衰者從大差小之謂桓之末年功成志怠女子小人為政德日衰以迄於亂左氏引書所謂欲敗度縱敗禮也春秋明帝王之道貴敬義之學既以諸侯授桓深以其縱欲不終

爲惜故傳特明之不復言杞遷者亦略之也知非避封杞者杞不言入非封明也○趙鵬飛曰脩內者王脩外者霸何謂內根諸心之謂內何謂外徇於物之謂外王霸之道均依仁仗義也均伐叛討逆也均安中國攘夷狄也而王以王霸以霸何哉內外之異也脩內者逸脩外者勞故王者之脩無勤怠而霸者之脩有勤怠

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遇例時此非所宜遇故謹而月

之補曰季姬蓋莊公女周法字積於叔僖女未應有稱季者文之篇兩子叔姬則僖女也○撰異曰繒左氏公羊作鄫終春秋皆然左氏亦或作繒周語晉語鄭語繒鄫並出戰國魏策溪書地理志作繒

遇者同

言某也

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于防而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

使來朝此近合人情補曰疏曰傳例曰遇者志相得也今云同謀者以淫通與盟會異故發傳文烝案注疏以淫通解同謀非也同謀時容有淫事而不可以同謀爲淫此謂男女同謀即下使繒子來朝一句是所謀也此遇亦是不期而會之辭志相得之義而云同謀者非謂遇有二例正以男女不應志相得爲其同謀所以相得猶下文云請己亦非謂朝有二例以此朝則有請己爲夫人之事故使之也季姬稱字者呂大圭曰女子許嫁

笄而字豈其許嫁於紬而未歸者乎程端學以爲雖未許嫁既笄則字也注以左氏駁傳疑魯女不應遣遇諸侯案徐彥公羊疏曰何氏以爲郤魯相近信使交通男女之情風流應合末世無禮容或有之此言足匡范失下年經書歸紬而此經季姬直字不繫紬又以內及外以女及男異於齊高固以夫及婦明左傳爲不然矣後篇子叔姬單伯之事左氏亦不知而別爲說皆不可據

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婦人使妻夫異於君使世子故重發非正之例文烝案此句謂季姬無禮

來朝者來請己也 請己爲使來朝

以病紬子也 補曰此句謂言使又以病紬子病其爲大國未嫁女加以非正之事也女既惑男男亦悅女則有苟合之事故病之與病齊襄同義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山劉向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補曰范以鹿字并爲山名誤俠杜預與傳顯戾言晉亦未是說在下不繫國者經辭尚簡舉山名則國可知趙匡以爲山自有常處是也公羊沙鹿梁山並爲天下記異孫覺以爲書之如內辭者王道大壞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於天下所以應之者徧於四海雖在

於國不得著其國孫氏之論甚美傳無其意聊記之耳

○發異曰陸淳纂例曰鹿公羊作麓上鹿字蓋麓之誤陸所見穀梁左氏皆作麓也說文引春秋傳沙麓崩

林麓於山爲鹿

鹿山足補曰鹿之正字作麓古文作㕣叢木生平土曰林生山足曰麓麓亦林也別所生異其名耳周禮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

沙山名也

補曰此鹿屬沙山猶詩言旱麓

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

補曰案公羊曰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休曰襲者嘿陷入於地中此傳不言邑名而以爲山足之林無崩道而崩卽隱三年傳厚曰崩之例是亦以崩爲襲陷與公羊不異不得但如劉向散落之解也張洽曰詩所謂高岸爲谷謂是類孔廣森曰水經注言元城縣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是矣又曰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五鹿地猶屬衞不屬晉也漢書又云晉史卜之其繇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王氏徙居元城而附會說之益非實矣文孟案沙鹿時屬衞姜寶王夫之顧棟高江永皆云

其日重其變也

補曰趙汸曰地陷視山崩爲變尤重故詳其月日以別之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補曰蔡穆侯諸侯時卒惡之也補曰此發通例惡之故略之甚也疏引廉信曰肸父哀侯爲楚所執肸不附中國常事父讐故惡之文烝案此即何休說也不書葬者疏謂或是失德或是魯不會言魯不會是也言失德非也凡時卒惡之與失德不葬各爲一例去葬之罪最重時卒之譏較輕時卒不可去葬不葬者魯不會也去葬亦不須時卒則所謂一事不再譏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文烝案再朝不致猶安之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牡丘地名補曰當云地闕國語曰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衞諸夏之地管子中牟下有鄴牡丘作社丘○蔡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陳侯下又有衞侯公羊亦有衞侯而在陳侯之上案陸所見穀梁無衞侯與今異與今公羊亦異程端學往往據之

兵車之會也

遂次于匡救徐也時楚人伐徐匡衞地補曰時楚五字贅甚遂繼事也補曰重發傳者時齊桓德衰嫌義異也次止也有畏也畏楚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次于陘欲綏楚以德今而畏楚故別發之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諸國補曰公孫敖公子慶父子孟穆伯也大夫不序者何休曰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范注本杜預當依何氏爲明了文以前征伐自諸侯出外皆略不言其將與內異文但此處則本不當言將如何氏說也大夫下無師師文者文以前外不言某帥師且師師文在上從內可知也文以前外臣用兵師衆稱師此不言諸侯之師者嫌若諸侯自將也君目臣凡不直言諸侯之大夫帥師必別出公孫敖於上者嫌與諸侯之前目後凡不別出公者同所以變於君也許曹亦得言大夫者因大國連言之也言及者由內及之上言公會不嫌於內爲志也善救徐也補曰重發傳者疏曰徐叛楚郎齊旋爲楚所敗嫌救非善故發明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夜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徐邈曰案齊桓末年用師及會皆危之而月也于時霸業已衰勤王之誠替于內震矜之容見於外禍釁既兆動接危理故月衆國之君雖有失道未足爲一世興衰齊桓威攝羣后政行天下其得失皆治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之錄所善而著所危云爾補曰此伐楚與國以緩徐寇也曹稱師者蓋與夫聶北同義齊師當亦同疏曰錄所善者葬丘著日以謹美著所危者此年書月以見衰文烝案震矜之容用公羊語

八月螽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僖公憂民之重災不至甚故明之唐石經初刻亦無螽字

九月公至自會莊二十七年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而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補曰致之已變常例足以見危不須復加月月者已滿二時從伐楚例公羊以爲久故致當是以久加月也下有季姬歸又當月

季姬歸于繒補曰孫復曰不書逆者微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補曰加之者與仲子同左傳曰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焉罪之謂書以罪之杜預曰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晦神道助教唯此爲深也案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

冥也補曰爾雅同訓毛詩傳曰晦昏也昧也義亦相近冥者爾雅毛詩傳窈也說文幽也公羊訓晦字亦同而意與傳異傳云晦冥也與成十六年傳互相備此但釋晦義故曰晦冥也彼具釋書晦義故曰日事遇晦曰晦與書朔同例彼疏云舊解以爲僖十五年傳曰晦冥也者謂月光盡而夜闇不謂非晦日也舊解是也公羊曰春秋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其釋二晦皆曰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何休以爲晝日而冥證之他書如史記秦本紀六國表日食晝晦如呂氏春秋云日有闕蝕有晝冒如爾雅云霿謂之晦此等皆合公羊之意與穀梁截然不同矣漢書五行志劉向說穀梁二晦皆用公羊楊疏則謂二晦一同公羊一同左氏不從舊解之義孔穎達亦謂此年穀梁與公羊同其說皆誤孔廣森又嫌縫之據史記日食晝晦謂春秋兩見晝晦皆適當月晦由食既之甚乃然其言尤鑿竊以晦爲月盡朔爲月一日始蘇觀文明矣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甲午晦此年下有正月戊申朔推算易矣至於日食晝晦春秋書食既而已呂氏之日闕晝冒爾雅之霿則春

秋未有書者公羊之說何可通乎注曰楨語予此疏誤解其實自前漢公羊盛行已失其旨

震雷也

補曰公羊謂雷電擊之

夷伯魯大夫也

夷諡伯字補曰據左傳是展氏之祖父也注本杜預杜又曰大夫既卒書字劉歆葉夢得以爲夷是氏非展氏也

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

明夷伯之廟過制故因此以言禮補曰疏曰傳愍言天子以下廟數以爲過制故震之文烝案注疏非傳意傳因大夫有廟備言之耳公羊桓二年何休注曰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鄭君詩箋曰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祭法注曰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

天子七廟

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有二祧遠廟稱祧補曰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見聖證論馬昭難王肅語案通周書作雒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大廟者后稷廟宗宮文王廟考宮武王廟蓋成王時止立此三廟至其後有親廟四乃合爲七鎬京雒邑當皆同制故喪服小記曰王者立四廟而韋元成等議及石渠論及白虎通之文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其言正相符同公羊成六年何休注曰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

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
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如何氏之說
受命王立一廟者通禮也成王立三廟者周禮也然則
武王始受命立二廟歟二廟三廟以外不必盡不祭廟
則止此矣鄭君盧植說二祧並以爲文武今案文穆也
武昭也四親廟父昭則子穆父穆則子昭孫如祖班通
爲三昭三穆周禮守祧奄八人據七廟及姜嫄廟言之蓋周公制禮豫爲立法如此

諸侯五

曰考王考則皆謂之周廟即始封君所立一廟也不入五廟數
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補曰如魯祭文王鄭祖厲王
凡始封君不必皆祭

大夫三

曰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補
一世廟則一而已
曰虛植以爲天子之大夫何休亦曰天子卿大夫三廟鄭義則通列國也天子諸
侯大夫廟數王制禮器皆同王制說三廟亦有大祖之廟與祭法異者蓋據諸侯之支子其繼爲大宗者得立
始祖廟小記大傳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重大宗也
異姓大夫容有爲他國公子之後者韓詩外傳受命者
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
何孫魯孔[illegible]命爾爲司寇意孔氏以弗甫爲大祖廟歟
弗甫者宋湣公之適長子氏讓國亦別子也鄭君解別
子兼謂始來在此國者解大祖又兼非別子而始爵者
其義益備亦容或然耳凡別子當身皆一廟其後有三

廟此廟不入數若魯三家之桓公廟是也士二曰考廟王考廟補曰何休曰天子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文孫案王制禮器說士一廟鄭君以爲祖禰共廟即祭法云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是也士亦容有大宗而無大祖廟者公子之重祖大夫唯大夫乃得祖之也大夫士有廟當必有主從通典徐邈說魏書清河王懌議爲得也又案祭法天子諸侯一壇一墠大夫二壇適士一壇有禱則祭大傅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皆不立廟而得祭猶官師之王考無廟而祭至於天子諸侯去墠爲鬼大夫適士去壇爲鬼官師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鄭君以爲凡鬼者薦而不祭比而觀之可見古人追養繼孝之道矣後人泥程子張子之言但知高曾祖禰當通祭遂疑古之道不即乎人心是惡議禮意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雍曰德厚者位尊道隆者爵重故天子遠及七世士祭祖而已補曰疏曰光猶遠也卑猶近也文丞案光與廣同二字古通用荀子作流澤廣流澤狹也文德厚者流澤於後遠故百世不毀祖考廟及二祧是也文德薄者流澤於後近故親過高祖則毀四親廟是也又諸侯無二祧大夫無顯考祖考士無皇考亦是以德之厚薄爲差也雍注不解德字流字之義而飾以浮辭則

下文三語不相承接三德字有二解矣疏曰所以貴受封之君者由是德之本也文烝案薄德以厚德爲本本在始封言始封之德厚自天子七廟以下大戴禮禮三本荀子言皆略同皆不言一廟

是以貴始始封者德之本也補曰謂貴始封之德厚自天子七廟以下大戴禮禮三本荀子言皆略同皆不言一廟

始封必爲祖若契爲殷祖棄爲周祖補曰案周公爲魯祖大公爲齊祖亦是也疏曰祖謂廟不毀文烝案卽祭法之祖考廟也必爲祖是貴之此所謂流光又左傳晉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如魯語祭法論黃帝顓頊以下文王世子有先聖先師之奠亦準斯義

冬宋人伐曹補曰許翰曰同盟始自相攻桓不能一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補曰敗人而稱人者楚無師文稱徐人此從其常稱者徐之稱人實以齊故今爲楚敗齊救無功不得援齊以自重故亦不得人之何休曰不月者略兩夷狄也

夷狄相敗志也補曰相敗雖是夷狄亦重其事而志之志者經例因史例也二句與宣十六年傳直云周災志也同意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晉地獲者不與之辭諸

侯非可相獲補曰疏曰不與之辭宣二年傳有明例注言之者嫌晉侯失衆與秦得獲故注顯之欲明亦不與秦獲也范別例云凡書獲有七謂莒挐一晉侯二宋華元三禁公子燕四陳夏齧五齊國書六麟七於晉侯著失民之咎於公子燕彰公子之病於華元表得衆之辭於挐顯公子之給餘不發者從可知也文烝案獲爲不與之辭惟施於兵獲獲麟不入例范非也此言獲不言以歸者傳例曰以歸猶愈乎執也秦非夷又非入滅晉君雖見獲可不諱也不言獲晉侯夷吾者名以表獲既言獲不須名也公羊曰君生得曰獲

晉侯失民矣 補曰於此戰見其失民

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補曰民未敗而君獲謂不言晉師敗績但言獲晉侯是著晉侯之失民也言獲則師敗可知不沒其事之實特其立文不言敗若未敗然所以與宋華元盡衆相救之文相對又以別於禁侯有釋文

韓之戰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補曰疏引異義載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霸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左傳曰隕星也○撰異曰隕說文石部引作磌

先隕而後石何

臧庸曰今本玉篇引字鈔頗多強學增加

也據莊七年星隕如雨先言星後言隕隕而後石也既隕後乃知是石于宋四竟之內曰宋補曰對下宋都言後數散辭也耳治也隕石記聞也之則石察之則五補曰疏曰范取公羊爲說磌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砰據公羊古本並爲磌字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劉知幾曰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劉向曰鷁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補曰疏引鄭君云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董仲舒劉向賈逵皆曰鷁水鳥孔穎達引考異郵云鷁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於陽又引洪範五行傳曰鷁者陽禽文孫案莊子曰白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司馬彪曰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左傳說此曰風也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撰異曰公羊音義是月如字或一音涉兮反陸淳纂例曰是公羊作提誤也孔廣森讀从提鷁依唐石經作說文此字左鳥右兒引春秋傳六鷁退飛或作鷁鵜今字多作鷁穀

梁公羊皆然左氏音義鷁本或作鶂陸淳纂例鶂左氏公羊作鷁

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

欲著石日鶂月故言是月若不言是月則嫌與戊申同補曰此猶丙戌決日義之意蓋魯史本亦書日君子改言是月公羊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孔廣森據初學記鶂冠子注讀爲提月與傳異

六鶂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六鶂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鶂徐而察之則退飛補曰先後耳目之義與公羊同故注全用公羊語大戴禮夏小正傳曰先言鶂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鶂而後數其鄉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小正文多如此則春秋此等之文因乎古歟

曰石無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

補曰微小也夫知者施於人之稱也自人言石鶂則一無知一小有知矣若謂石已非星其本是星鶂以風化還以風退則皆非耳目所及亦不可言有知無知也是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君子論而議之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君子存而不論

石無知故曰之

補曰無知而隕必天使之然故詳而日之

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

鶂或時自欲退飛耳是以略而月之補曰猶二十二年傳曰日事遇朔曰朔沙鹿無崩道而崩則日梁山有崩道而崩則

不日也此夫子自述之言是明日月之例有所加損此爲損則彼爲加矣**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補曰此君子是夫子況論也論語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此所謂正名董仲舒說聖人正名於言無所苟卽引此經**石鷃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補曰盡謂或先或後或日或月皆不苟也石無知鷃微有知人則自孩提之良知以至於知者之無不知皆靈於物者也物有差別猶必不苟記錄人事更當何如此通明春秋脩辭之意**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不遺微細故王道可舉補曰亢爲人類引申之爲高也舉也舉王道者劉軻所謂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於春秋也魯王禮也春秋王法也因王禮之舊作王法之書此素王之說所自起而公羊家黜周王魯之謬言亦萌牙於是焉韓子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魚定非蠕落人此云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舉者務大而緩小學者之事也卽小以見大聖人之心也耳治目治之異無知有知之分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故春秋王法不越乎此亦猶關雎興於鳥鹿鳴興於獸乃冠風雅之首皆孔門之教也羅願駁穀梁以爲遺辭適宜安取王道不考甚矣此六句

亦夫子之言與十九年梁亾傳皆見一經大指在左氏則曰非聖人誰能脩之在公羊則曰君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在傳則直述聖言也學者詳焉

民所聚曰都所歸也都聚雙聲爲訓廣雅曰都聚也又曰都大也文九年傳曰京大也聚大義近都京意同故左傳萇弘曰毛得以濟侈於王都王子朝曰惠襄辟難越去王都是京師稱都猶諸侯之國都故風俗通曰天子治居之城曰都舊都曰邑廣雅又曰都國也引伸之下邑民居衆者皆曰都亦取聚義以明大於他邑故古稱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周禮四井爲邑以至四縣爲都其等差猶是也傳不言爲王者後記異又不言故宋者略之從可知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季友桓公之子大夫曰卒正也補曰疏曰重發之者益師明其有罪此則顯其得正故兩明之稱公弟叔仲賢也補曰叔也仲也舉中言之弟者貴稱字以表德故足明賢此文及公弟叔肸是也此不如叔肸稱弟者疏曰季子雖賢兄已卒也公羊於此亦曰賢也陸淳閒於師曰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佐閔立僖權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惑故於其卒褒之明其得反經合道之義也

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補曰公子公孫

繫君爲號至親者也奪其親辭是爲疏之仲遂仲嬰齊是也疏曰傳因季友之賢發起其例

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大夫曰卒正也補曰疏曰又發之者以其名而不字又非罪非賢故重發之文烝案魯比三喪於禮皆爲父族周內史對宋襄公謂今茲魯多大喪者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補曰杜預曰臨淮郡左右董仲舒曰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于韓而背之董義未知何據貫陽穀爲諸侯皆至公羊所同也邢是齊所存不應不與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補曰英氏猶潞氏也陸淳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季氏臧氏以氏配族也哭於賜氏以氏配名也仲氏吹篪及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字也滅赤狄潞氏以氏配國也母氏聖善以氏配親也

夏滅項補曰不月者既爲齊諱文從略異於譚遂或亦夷國歟孰滅之桓公也補曰何休

曰以言滅知非內也文烝案文與伐英氏相接明是齊人矣左傳非也何以不言桓公也嫌莊十年齊師滅譚稱齊師爲賢者諱也補曰承上齊人言滅則是桓公可知故可爲諱凡諱皆不沒其實也蕭楚曰滅傳陽言遂今不言遂知是諱文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知政昏亂易可滅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霸者存恤鄰國抑彊輔弱義不可滅人之國補曰注解不可滅宜在上滅之乎下時桓霸功已成故言霸者有不可滅之義而何爲滅之乎桓但見項有可滅之勢遂忘此義耳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補曰滅是惡事何猶以爲賢君子惡惡疾其始絕其始則得不終於惡邵曰謂疾其初爲惡之樂賢者終其行也邵曰謂事不終身疾之善善樂其終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補曰兩注各前說皆本何休邵兩說則又公羊惡惡短善善長之說也古之教者長善而後救失古之學者克己所以復禮聖賢論善惡之際往往如此桓嘗有存亾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邵曰存亾謂存邢衞繼絕謂立僖公所以終其善補曰存亾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也衞已亾

邢杞將亾皆桓所存左傳國語並言齊桓存三亾國韋杜並指魯衛邢韋不誤杜未必然當依公羊何休說指邢衛杞也孔廣森曰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併解滅譚遂不諱意也文烝案此所謂春秋之義以功覆過除罪

傳桓字下各本皆有公字蓋涉公羊文而衍今依唐石經刪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魯地○撰異曰卞俗弁字陸淳纂例曰公羊左氏或作弁國語曰魯有弁費檀弓有弁人

九月公至自會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陳列兵車又以滅項往會既非踰年乃反故往還皆月以危之補曰月者與上十五年同此彀上尤久彼盟而月此會而亦月是從往月致月有懼之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十四年晉侯夷吾卒不書日補曰不得獨據夷吾又在時卒例當云據例不日其不正前見矣日補曰既有所見還依常例與子般卒傳同彼言其見於後者此則言其見於前者兩處發傳餘從可推公羊哀三年傳曰春秋見者不復見意正相類又以明君子大居正非以齊桓功德之盛遂不論其正不正也其不

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貶不稱公子虛國謂齊無人傳例曰以國氏者嫌也

僖補注十終

大二千二百廿六字
小萬六千百十四字
附注十六字